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十七

受業毛 昇 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球 塤 校

宣公（孔疏）史記名倭或作接又作委文公之子母敬嬴以匡王五年即位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經

（癸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劉傳）書即位如其意也、公子遂如齊逆女（杜）經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 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公會齊侯于平州齊地在今山東萊蕪縣西有平州城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會趙盾取于兵會非好會也棐林鄭地按今河南新鄭縣東○冬晉趙穿師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補注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按此魯史成法成十四年僑如襄二十七年劉董同原應傳言逆稱女以君爲尊至稱夫人以夫人爲尊成十四年傳曰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從人安知之也傳無以公子爲族之義

出姜既歸恐如戴嬀之怨而齊侯爲僕之執也恐如叔姬之歸而齊侯爲夷之戮也○如齊逆女而婦於齊姜雖善哭可以哀感路人必不可以義動齊惑衆逆之謀其罪大於喪娶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按宣公篡立未列于會故以賂請之

一終

先大夫臧文仲曾以此立訓耶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于險）而立胥克（甲之子）先辛（甲之屬大夫）奔齊

河曲之戰至此已八年而忽討不用命楚溪曰軍門之呼趙穿實爲罪首是靈公陰謀除盾欲翦其羽翼命治舊獄意本在穿而盾乃釋穿而放甲故公之惡盾益深而穿之謀亂益急明年遂有桃園之弒也　言討不用命幾不知爲何命蓋提出河曲則趙穿必當見討故但以不用命三字加諸胥甲而放之且立其子以見其罪甚微也甚不提起河曲何從累及趙穿盾之心跡躍如矣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既以為得復取其田齊為之弭浮于魯侯

原叙

此篇已為不韻所整起本

謝得會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會齊拜成。而魯人篡弑之位定齊取濟田。而齊人篡弑之功成。傳曰定公位。又曰為立公故。而聖人誅賊之義曬然

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迄略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霸傳春秋初衛衆訪即際以公行管之蓋賊知斷而已寧知法命之所不許邪所謂風法誅在也恒文起而此草率面矣文褻之後晉衛難發請侯繒未致以為不足眞哉故鄰鐵一泊于承民而衛衆求不夫何有惟原者從之兩合諸侯討賊皆以賂選北國士師將治人罪而求請胥入何長不竟而解俱散所諸俯涉法於其將深於諸賊陳共公之

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十三年陳靈公受盟於晉按陳靈反正以能從義然不能自弱

而救林林之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

矣。何足數乎。

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於北林。與晉師相遇接楚莊侵掠陳境遂侵宋晉

開其侵陳也救之而楚已伐宋境矣晉逆救宋楚師還楚又

道聞晉將伐鄭因遺將救蔿與晉師過傳文自明而或謂晉

賓未救宋非也北林鄭地今

爲河南滎陽中牟二縣境

囚晉解揚。晉大夫。解晉鄭。晉人乃還。

傳以晉不足與爲主。以兩舉皆受賂而還也。自後彼伐此

救。兩者相當。而爭鄭不得。解揚見囚。則晉霸衰矣。然霸雖

衰。能救陳則善之。特不許其救弒逆之宋。故略之。此本一張救

患。善也。特不許楚救背晉之鄭。故亦略之。一一敘出。而聖

人之情見矣。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以

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秦怨晉愈深則楚交益固和秦抗楚文公所以得志於城濮也。晉欲者趙盾欲之也。乃穿以一言止之謀卒不聽而盾未有以罪之也與隱伏桃園之事。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囚解揚）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弱也爲明年鄭伐宋張本）

上皆言晉之不競于楚此明白點出以見盾之草了事者意別有在也。數語前後皆貫。

經 甲寅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程解得大夫生死皆曰獲范將曰大棘宋邑故今河南睢州西有棘城殿皆書大夫帥師始此）○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鄭爲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帥諸侯之師將爲宋報以畏楚而還次例者之義）○秋九月乙丑

命云元帥被獲敗之元帥不在後故待命不立以元帥未必獲還立報怨狐突子而故爲雖得歸將人與不能而未作亂之用則元帥爲大夫刺元師爲大夫類元爲大夫也

晉趙盾弒其君夷皋。靈公弒成公黑臀立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王崩弟瑜立是爲定王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司寇不書非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按車中甲士步卒死亡不止存見其民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五嫁反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戎兵也昭明也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能殺敵人是名爲果致果敢爲名爲毅易之。戮也。易以豉反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

屬堪不能止都克以此故功倒入不使知强能為之怨與元恥四百六十乘即入鄭單何謂見楔上言故敵役帳是居映卷元下自股話滌保是慚收帥元衛習于邪元山得此一誰從前之甲車俘城欺以兵車文馬只換一睅目皤腹而于思者亦非儕小

其私憾敗國殄也盡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小諸

稱載取不貝人相怨以六之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

文馬百駟數馬為文四百匹附逃即光庶日馬之毛色自有文乘重其難得以贖華元於鄭

半入華元逃歸之立於門外有告而入告來城門而後入言不尚見叔牂羊斟曰

子之馬然也并賤得失賤草光見而之并子郎反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前牂

不言敢已諫顯擺故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異逆赤魯霸注宋城華

元為植巡功孔大逆也者將動帥下植直史反接我史不諸城者謳曰其

目目出皤其腹腹大棄甲而復帥諸下于思于思多鬚貌惡釋才文反多棄

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何猶

也挾承乘甲來言牛與屍兒之皮俱可為甲郎巢之何復蓋示以已之功多一敗不為辱役人曰從其有

皮丹漆若何林然縱使有皮可以為甲何如丹而漆之使者堅固若何挾元雖肯功能不賤刑更義也言

華〻改二字費篇中許多歎日字相稱似勁

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俘言華元不容其黨竟所答諸同人曰夫請助作加字法亦非

宋鮑弑昭公自立晉有諸侯伐宋受賂而還而歸生帥讓

討之聖人所亟予也然而鄭無是心也不過助楚爲虐耳

傳著受命于楚一語而聖人不書伐宋之義見矣顧鄭無

討賊之心而宋有負嘏之實華元宋之右師坐視昭公之

弑賂脩而立文公者也不能馭將輕用其民毅然决戰喪

師辱國皆將安歸乎狂狡、大夫也失禮違命羊斟御也私

憾敗國均謂之殘民以逞夫二子之殘民主帥殘之也已

伏下巡城之護意及旣敗而入其君不聞謝師之哭其臣

不聞降服之囚抱頭鼠竄立門告歸豈知滿城父老痛入

妻子之心乎聞城者之謳自當急爲謝過乃自謂功多敗

可不論嗟乎生璽何罪而爲牛皮犀兕之一擲不亦謬乎復子元語中點出口衆我寡以見國法可寄淸議難容是合宋國之人而交口堊之也傳蓋體經義而爲之也諸儒未嘗細讀而肆志攻傳適見其謬

此帥趙穿所敎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　伐崇在元年　遂圍焦　晉河外邑按今河府陝州城內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補注三　區大夫傳失其名杜氏謂欲者非也上洛今陝州洛南縣陸渾今河南嵩縣　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驅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

注云於明日此不如

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　競強也鬭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爲令尹　姑益其疾乃去之　欲示弱以驕之傳爲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杜氏謂日鄭受楚時大敗宋師獲其二卿此晉之不競也盾畏越椒之盛氣勝弱師失宋之心孤諸侯之望

總頌

前此宋不從晉可無敗也晉能救宋亦無有敗也于是盾因救焦之役移師侵鄭以雪大棘之恥以悅宋而不虞楚救之早待于鄭也（數語本方苞）乃以四國之衆避其偏師盾有心事此行原不得已也楚雖救而鄭已服于晉故明年

楚人侵鄭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煮也而）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以草索爲之吉本）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溜簷下水溜之處言近于公之前溜力救反）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

引詩頂證　盾初只慮靈之心現哀不悛二字明明以不諫必驟告鮮矣麑嘆而言何人閒之豈與見盾之假寐而不殺乎抑盾早以有備殺獒而文致其醉也叔檢實在於此意在伏甲者八[illegible]矣以爲

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也）夫如是則能補[illegible]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illegible]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詩大雅也言[illegible]過則仲山甫能補之）[illegible]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晉力士仕俱反）[illegible]迷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而不[illegible]）[illegible]（音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補正麑以退則槐非趙氏庭樹）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爾雅狗四尺爲獒釋氏疏引公羊盡公有周狗言指揮如意之狗也嗾素口反）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獵也）於首

靈輒之為公介必非無心扑趙氏餵餓支頃不告自亡於所之文飾非辭乎

設梁云反不討賊其弑問忘國明著章盡子年字認罪趙字字飾

山舍於翳桑（桑之多陰翳者按首山今在山西蒲州東南）見靈輒（晉人）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學也）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笥也）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附注問其及所居也）名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敖本去按或云盾亡謗也）。乙丑，趙穿（盾之從昆弟）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霸姓弒其君乃錄外之辭歎果云弒公是矣）。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罰是盾偽出與聞于故也），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也附注邶風雄雉篇其以阻為慼整）。

（傳稱之異扶盾言我之懷戀晉國致此論感撫去反不討賊一書而又托為老臣愛國之義正善于飾非）

孔子曰

眉老并批曰

宣子使趙穿五字更必有脫誤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善其爲法受屈）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所立之（黑臀晉文公子既云周語成公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晉世家）成公按壬申朝於武宮
周女也

盾未嘗弒君何以弒歸之傳蓋言盾不弒君而實弒其君之故以發明經義也分三段玆不瞭矣以上以靈公不君領起所身受托孤之重如前後左右同非正人靈雖不肖何爲至此傳寫靈無道數事知盾之失于匡救也追其惡已成急而挽之君臣遂成讎隙矣先述士會之諫從容婉轉正爲盾一屢字反照前年伐鄭傳曰驟諫此又曰亟諫驟者急而且數之謂靈不能堪不然士會亦諫靈何不殺

會而殺盾也遂自亡也以上先述鉏麑之事或謂表盾之忠爲弒君出脫非也此正坐實盾弒君耳使盾與靈初無怨惡穿之弒靈變起倉猝盾或不與聞乎故乃鉏麑求殺于前盾密密防護已如[illegible]激及飲酒將攻而提彌明知之甲起而靈輒免之試問明何以知輒何能免知公徒皆盾私人而靈爲孤立故公極忽遽盾極從容公方厚屬殺盾而盾已命獨出國門矣百忙中敘靈輒受恩報以私恩廢公義不告自亡尚有廉恥正以反照宣子不出山而復也末段桃園之弒雖出於穿而消息相通早有成算弒者穿命之弒者盾也太史責以越竟討賊二事公羊專責討賊左氏專重越竟其實凡弒君者即越竟亦那歟僩璩之舍

晉作公族
而須遁

爵而行也反郎殺箕以自解亦司馬師之誅成濟朱全忠之誅蔣元暉柳燦也何解于弑惟就盾言之出亡在國則從來無弑其君而讓位不居者越竟出奔之謂也而况不越竟而反是僞遁也不討賊而且用賊逆君於他人不殺討是同爲賊也盾爲正卿非首惡而何引仲尼之言一以見趙盾之惡所由著凡賊無主名者由國無良史故也一以見盾良心未死爲法受惡無辭凡晉國書人以弑君者出賊臣矯飾以赴也而諸弑君皆準諸此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疏云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也）及成公即位乃宦（仕也）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

前是無公族此是名有而餘無寫盾而皆極巧極構

借以揭思緒是我遺

之政疏云主教大夫適妻之次子亦其庶子為公行掌率公戎行疏云公行教庶子卿大夫之妾

子亦是餘子之官教之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官皆不見名周書疏云三趙盾

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之愛子

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為適事見僖二十四年

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為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之族疏云主車事以其身為公行

列謂之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族故使其子為妾子之官也原同長而使括以括為姬氏愛子

也。故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屏季使為衰之適盾以其故官屬與之

晉自士蔿殺羣公子，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惠公不納

羣公子，文襄以來，雍在秦，樂在陳，成與悼迎於周，伯儵叔

劉居狄，晉無公族久矣。盾立公族大夫，亦扶公室之大機

也。無如賊臣謀國，止知利己，未反公族一人，而但立公族

之官。以卿之子爲之。於是有公族之名。而公族不廢。夫公族大夫爲教公子設也。應選之公族。卽用盾姓。亦不必卿子。紈袴膏粱。何德可師。而使之敷教也。盾以趙括爲公族大夫。自是卿之適子。餘子庶子。皆官於朝。成公德其立已遠。從其請。而分晉之局基焉。

【經】乙卯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匡王。匡王經四月而葬速。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余氏光曰。赤狄隗姓。別爲一種。在山西潞州以北而東界黎城。卽古黎國也。其種有潞氏甲氏留吁。壤地相連。赤狄距齊甚遠。今其侵齊。始見于經。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子蠡。公夷立。葬鄭穆公。

【傳】定王元年。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

一述乎何從
猶假

望可也

胡氏云禮爲王服斬衰周人告喪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將其說是也而杜謂不以王事廢天事者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又豈魯之所得僭乎又東發云僖公僭郊而天不從今宣欲僭而天又不從可畏也非也蓋僭郊不書有故而後書也僭郊不書者一則無以示訓一則爲君諱惡

晉侯伐鄭及郔鄭地晉遁。鄭及晉平士會入盟爲夏楚使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陳與楚窺周室葉石林曰楚欲觀兵周疆僭伐戎以示欲逼周取天下定王使王孫滿周大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世再之

提出德衣撥遇錯字又物出體字儲山天衣桀紂鼎遷由于失德可見天祚明德不在鼎矣因詳敍天命有因數未又曾一問者大旨其協中義正辭嚴雍容然殺厲王命爲挽回此爲藍本

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厎致也成王定鼎于郟鄏。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卜世卜年之數也律歷志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過按通鑑前不提起楚若一比較便非古言之

陸渾之戎秦晉遷于伊川逼近王都然未聞爲中國患甚
戎之弱小者而楚以遠國忽其君自將舉大衆伐之甚觀
周也至雒耀武周境其未入周咫尺耳問鼎輕重示欲取
之東萊以爲傲然有叛逆無君之心是也傳于楚莊盟列
國之先特著是篇以見其平陳服鄭皆聖人所深惡也
或云禹鼎所載必九州風土貢賦有關天下後世之故而
王孫泛引神姦不若何也曰陰斥楚旅也三代受命皆由
明德明德者由仁義行其言皆從躬行中流出其得天下
天實命之心事如青天白日無人不見楚旅蜂目豺聲之
子也口爲仁義之言躬蹈亂賊之事睥睨周鼎欲取卒不
敢遽取觀兵卒不敢用兵而其欲逐逐萬難措辭周鼎一

問心甚曖昧正螭魅罔兩之伎倆也提出天字明僭竊不臣必不爲天之所容後段示以卜世三十確質可徵而義遂昏暴自取滅亡已足落螭魅之胆東萊又謂辨論自高寶政不與滿爲作倜然義周氣象得此一二臣亦足生色明僭又謂問鼎不過向慕之私欲一見之耳然則靈之欲得周鼎其亦向慕之私哉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胡傳春秋大改過許遷善著楚人侵鄭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毛氏奇齡駁之曰何以胡從晉則朝發暮從楚則暮叛當廢之曰朝齊王則朝齊從駁則暮叛

只一起一結老汪傳中三段皆追叙又是一格

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注醒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宋鮑殺母弟須。逐武、穆之族。前於文十八年已叙明。茲復叙之大書曰。武氏之謀。志討賊之首功也。蓋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弒其君之罪。不可謂非義舉。而悍然圍曹報伐。此亂臣賊子。肆行無忌也。或疑伐宋經不書。蓋曹以無功。宋以被伐。皆不告也。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姞南燕姓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儵直留反以是為而子。宋解以是蘭為汝子

穆公名蘭寫得如許奇寵為全篇之骨發端與下兩又接文照人服此之點數之敢之辭之反照寫請母子如此生收氣之剛[illegible][illegible]閒前有叢下之別出公子華不入寫母書子臧不入殺君瑕不入伐鄭穆公不入肯命於東能剝發故深

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采蘭服佩也古人以香草為佩媚愛也言使人尊愛汝子如服媚此蘭也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為據于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鄭地在僖十六年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於江。生公子士。朝於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楚地汝今江南葉縣南有古葉城又娶於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鄭大夫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宜為姬配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之女為后稷配周是以興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

穆以天字收束

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於大宮鄭祖廟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

文公當晉霸之時乘楚師潰穆公初立輔襄以霸晉靈初年依然未貳也及趙盾以賂定賊始以爲晉不足與然卒與晉平不遽而復蘇鄭之賢君也夢蘭言天又言祖或曰是夢中境然燕祁而貽福于鄭若天使之然彼三娶所出或死或不材卒立子蘭皆天也中段補述文公不德以見穆公修德有以幹蠱子上朝楚被毒以見穆公從晉有以集强子瑕本非佳見姑甥貫爲亢寵結穴以與晉平四字蓋初終之志在從晉著其賢之實也

經 丙辰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經解莒邑按郯國名今山東郯城縣西南○郯府誌）○秦伯稻卒（○共公卒子桓公立）○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靈公弑靈公弟堅立）○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告于廟）○冬楚子伐鄭

傳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經解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盈〕〔諡〕此負販小人之所羞爲者[illegible]）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子公）與子家（歸生）將見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疏云五指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啖豎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問）[illegible]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

[illegible]爲[illegible]生始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相[illegible]其至生天之[illegible]事不特已而役從之全被他人追脅然其追晉處正其日作主洪處何也權在歸生也然設弑公之見於[illegible][illegible]之失政乎此方點出某字女已大奸衣段欲逐穆氏之族并子公本在逐內而不敢累及歸生可知其權大略于宋即鄭君亦不見

名子公而弗與也 欲使指動無故 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 按靈欲殺子公子公已知之乃濡私不發此正權不足以禦亂處亦即其不武處 子公與

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 言六言呂說伐固不問仁人宋 敢與歸生謀則歸生可知按弑君何事而以畜老憚殺對極看得輕歸生不許陳不跂行可知其權全在歸生 反譖

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 按宋能反罪歸生於公知公已親曜之矣反辭者謂歸生 有逆謀故公欲誅歸生而歸生燔也然則共事全殺歸生歸生朝許而慕弑也歸生不縱則緋不致弑也主是弑者非歸生而何

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 按言公以權授歸生而已之權 孜故歸生欲弑郎弑之也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按有優柔之仁而無剛前之武故厥令不行于臣下

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按明經蔽罪歸生 鄭人立子良 鄭公庶子 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襄公堅按裂冠毀冕[illegible]不可無此臣節 襄公將去穆氏 逐羣兄弟按史記穆氏子公之

以利之也故篡歸生不云請於後篡時生有據并不鄭歸生起元年古今樂兩

旅而舍子良讓也以其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何為獨留乃、舍之、皆為大夫

歸生鄭之正卿秉國鈞者也○豈公子宋所能脅之以從亂○用其一飲食必告一嚬笑必知相為一氣故也手握大權○彼不言弒誰敢弒之而與之同謀為之裁決首惡之誅其何能逃○此史官特書○國人共見無可疑者○獨是漏公子二子相倚為姦之日以細故挑之○公方萌欲殺之心○彼遂有謀○先之事由公之權不足也宋之弒公必請命于歸生以權○在歸生耳○權在歸生故弒君有餘權不在公故制亂不足○仁柔不武安能有為傳所以為公惜也又恐讀者誤以為歸責盡公故述史例書君君無道書臣臣之罪今書歸

生安得以優柔之故轉咎公耶杜氏乃以懼不足蔽子家而又以為稱首老懼殺為仁夫大棘之役獲宋二卿與趙盾書晉卒以二將質而謂其無權不武乎擬君父於畜几為臣子所不忍言而謂其仁乎或云上云歸生弒其君則此數句自當指歸生然則上言晉殺其大夫下云侵晉也豈侵晉者為晉乎襄公初立欲去子公之族并去子公而獨不敢去歸生者以大棘獨獲不可猝去耳不然何待歸生死而斲棺行法哉子良之不可亦所以安反側之心正恐宋與歸生相倚為好而生他變也

或曰以弒君為君無道則臣為無罪矣史例之謬至此不知傳之意謂列國以君無道國人弒之來告則無有主名

湧云此叙楚滅若敖氏事以子文為主越椒之叛子文料之於前宗賢之衰於中又防之於後也

無從歸罪于賊臣但書國書人以為其國弒之國人弒之耳若以名告則直書其名而聖人因之稱國稱人者傷當時之庇賊直書其名者或討或否得失自見也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子良兄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案懼言椒若象楚政者族當遠出奔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語助言必餒及令尹子文卒鬭般子文子子揚音班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巳為司馬賈為椒譖子揚而巳得椒寵子越又惡之烏路反蔿賈偪乃以若敖氏之族圄囚也魚呂反伯嬴蔿賈於轑陽楚邑轑音潦而殺

一[illegible]
心行[illegible]而楚
了[illegible]
不[illegible]
虎
憑云[illegible]下本
可攻[illegible]
矣忽又叔出
若敖生伯比
伯比生子文
上映生越椒

[illegible]孔貞見以奇

之。遂處烝野。楚邑將攻王。王以三王文成穆之子為質焉。弗受。師於漳澨。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illegible]伯棼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鄭元云軍行鳴之[illegible]又射汰輈。以貫笠轂。[illegible]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illegible]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國名按今湖廣安陸縣有鄖城古鄖國也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按今為湖廣雲夢縣治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

下映克黃不數虎乳之奇則首段勢孤而而互映文情淺王鬼不餒矣

所謂者。穀奴反於菟音烏徒實爲令尹子文。文爲令尹鬬氏始自子其孫箴尹名官
克黃子揚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
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
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
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

此叙越椒作亂以子文爲主。首段就籠全局。聚族人告之
者。以無一端人。易戒非義。鬼猶求食數語。聲淚與俱。斯時
族人以爲迂且怪。中段越椒既殺蔿賈。又欲攻王。狼子野
心。子文之言驗矣。族猶不悟。而反助賊。宜其與若敖而滅
之也。然若敖滅。則子文不祀。末段因推原子文生時之異
云。是爲令尹子文。見方城漢水。無不習聞。包舉一生事跡

在內何可然後以其孫二字拍轉復命句拘似是冢賢正與越椒之弗類相反從楚子語中點出勸善不善則滅爲善則昌理本如是也獨是蔿賈少時能諫子文之用子玉及老爲利昏偏說司馬而譖子揚子揚雖死於譖而子則更生賈雖殺司馬而身則已戮子文之言何等真切而迺族皆爲楚王三矢纔爲謊詐而三軍獨奮皆足異也子文產時之與於本時寫用與鄭穆公同　楚國僭王猶夏傳每寓敘然未足之意熊虎之狀豺狼之聲正與論曰豺聲同符一則其鬼猶餒一則其子克昌天道茫茫何所憑據子文於楚實爲巨擘然棄諸夢中來路不正不得以寒冰鳥翼爲例也安望其能卵翼小邦共獎王室不過虎爪狼牙

共爲搏噬而已嗚呼皆天之降孽於宗周也

冬楚子伐鄭〻鄭未服也釋楚前年楚使鄭不發成故曰未服

鄭未服者明其意在爭鄭非討賊也夫聖人不輕予人以討賊之名上書鄭歸生弒君此書伐鄭非討賊而何不知鄭三年三被楚兵至肉袒牽羊而後已其爲猾夏顯然不待別嫌而明其故也

經 丁巳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杜註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反馬也○楚人伐鄭按書人鄭以大夫將吉也若以爲賤則前書爵者爲褒義不可行

傳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强成昏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過公既見止遂昏於齊國之臣[illegible]辱[illegible][illegible]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

以荊人驕書以示過

宣公倚齊篡國受制於齊齊惠恃強陵魯請昏其臣皆過之大者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杜氏謂書曰爲新例按不言凡者或聖人變文或史官臨時更定非皆聖人之新例也

冬來反馬也孔疏禮送女適于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于夫若被出則將乘之以歸至三月廟見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偕老不復歸也此當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姬歸寧遂親自反馬故杜傳具見其事以示譏也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爲明年晉衛侵陳傳

討賊聖人所予楚但猶夏故不予其討賊也救患聖人所予晉救弒君之賊故不書救也

經 戊午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

冬十月

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

盾見於經。見晉不能討盾也。盾秉政如故。而弒君之賊。皆不能討。獨爭此服楚之陳。末矣。

夏。定王使子服周大夫求后於齊。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按今在河南河內縣東南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斷則數戮爲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殪也。附註劉炫曰。書云。商罪貫盈。以繩穿物謂之貫。言紂之爲惡。如物之滿于貫也。殪殺也。杜非。猶訓戎爲大。戎殷猶詩言大商耳。書蔡傳以爲殪滅大殷是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兩述爾此類之謂也。爲十六年晉滅狄傳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按當云取成于鄭而還

傳示厲之役實在□年楚取成于鄭欲盟鄭伯而逃歸不盟。故明年鄭與晉有黑壤之會。而九年楚復伐鄭也。

冬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上震下離豐之離☲☲豐上六變而為離弗過之矣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過不

間一歲鄭人殺之三年

經己未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萊國今山東黃縣東南有萊子城秋公至自伐萊。大旱註經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按黑壤今在山西沁水縣西北註晉地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註衛始脩好公卽位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illegible]

與謀者謂而志之國相與讒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交若不得已之辭命而出則以外合爲交皆據實而言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胥用桓子謀挍致狄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孫器子公以弒盟公故蒸從晉以求媚衛天子之命以

冬盟於黑壤王叔桓公周卿士臨之以謀不睦監臨諸侯不同

敎者尊卑之別也

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即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稱皇說者多以沙隨平助駁此傳爲支今知非是君宣公弗齊而不事晉見止而以賂免恥在內故故諱之按沙隨平邢以季孫之執不敢評也

晉靈之弒大史大書趙盾固欲諸侯之討之也諸侯以盟主盟晉而盟主弒于賊臣腆然不顧烏在其爲盟主哉列[illegible]也所從成公卿位如能取盾穿戮之勝于宋莊遠

矣乃借其名已假以非權使鄰國之賊臣轉借以自固而逆迹著于天下惡不睦者或起而問罪因請于天子以大臣臨之誅其不睦而因以不朝罪魯是賊臣肆行無忌也黑壤之會大國而晉宋魯鄭皆賊臣主之世道尚可問乎

讀左補義卷十七終

讀左補義卷十八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塤　校

宣公二

【經】傳中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補】疾道行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月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也稱字時君所嘉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按當在山東平陰縣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籥者可止之龍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何休曰籥吹以節舞也呂[illegible]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文舞謂之萬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于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戊子

邵陸鯖既云說者軍中閒候閒諜今謂細作之人也蘇復兵事狀此支詞所以相好之難傳非徒志怪也

夫人嬴氏薨（宣公母也）。晉師白狄伐秦（按白狄始見於經）。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月三十日食）。冬十月己丑葬我小

君敬嬴（敬謚嬴姓也）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克成也）。城平陽

（按今山東新泰縣西北有平陽故城）。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杜解經在仲遂卒下從赴）晉人獲秦

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書記異也）

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按有事與有大事皆指禘祭也仲卒于垂無死卽赴至之理喪猶未聞何至廢祀况禮卿卒祀本無廢但既聞其卒而明日猶繹則非也程乃云卿卒不繹）

仲氏非字也弑君之賊乃與季友叔肸同卒傳謂之失刑

也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經書舒蓼一國也杜云二國非行同宗而異國舒蓼舒鳩舒庸

皆舒也羣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南門矣按舒蓼今江南廬江縣西南有故舒城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滑水名按當在今江南廬州府東境盟吳越而還傳言楚疆吳越服從按吳國姬姓今江南蘇州府越國姒姓今浙江紹興府

盟吳越而還是楚莊大得意事然吳已駸駸乎蚤勤矣

晉胥克有蠱疾惑以喪志郤缺為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克為成十七年晉殺[illegible]郤氏張本

缺代趙盾則盾已死傳不敘明以逆服絕之也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記禮疑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方勿反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疏云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吉事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及不吉卜下旬喪事則先卜下旬卜葬先卜遠日避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畢葬故舉卜葬先遠日

為證。為雨而止，禮也。王制庶人葬不為雨止者，禮獲少也

敬嬴仿佛成風所為，然哀姜有罪而齊殺之，非成風殺之也。出姜無罪，敬嬴與仲遂弒其二子而逐之，又絕其嗣，耐嬴豈成風比哉。先儒謂仲遂道死，嬴不克葬，皆天譴也。而說者曰：定公雨不克葬，祭伯卒於貍脤，豈亦天譴耶。不知彼則數之適然者也，此則理之一定者也。君子論其理，茲二人者，即擬諸慶父誅而哀姜殺，無不可也。然則經於宣無譏歟。馮荆南曰：書日中而克葬，譏亟也。若葬無譏，則書庚寅而克葬可也。蓋葬必以朝，故記曰：及日中而虞。既以雨止，而至庚寅，何不可更易一夕之期，而必日中亟葬哉。又記孔[illegible][illegible]聃於道遇日食，止於道左，以待明復，則遂葬之。

變葬可易期寄矣按此本崔西疇說而暢言之然則傳曰禮者以雨不葬也又曰不懷者以不能懷其親而亟葬也公昧喪事先卜遠日之義矣

城平陽書時也【高注】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用民力季氏廉曰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按傳云水昏正而栽水昏正夏之十月也役在此時故曰書時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彊

【經】辛酉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杜解】東夷國也按今在山東沂水縣南○八月滕子卒○昭公卒子文公壽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卒于竟外故書地○成公

□不來徵并無此聘禮而周室益微

卒子景公獨立。○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成公卒子穆公遬立。○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按洩冶言用而陳可存身死而君就戮忠賢之有係乎君國也杜氏以書名之故謂不貴于春秋謬矣。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召也。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獻子初出而見重于天王如此。

秋取根牟言易也。右之【經筌】齊

魯毋乘霸衰便肆惡取國。又何貴於楚。

滕昭公卒。爲宋圍滕傳

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

[illegible]

以楚莊之雄驁又得良佐輔之非晉與之相持則泗上大河諸國膚捲而周室危矣今者晉成客死宮車出者與襯歸可哀也魯德齊而絕晉不見討者以此時舞楚無暇及耳凡書卒于會方會而卒也書地會畢將歸而卒也

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陸子靜曰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關於宋

晉霸衰而齊宋魯皆橫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孔寧儀行父陳二卿通於夏姬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衷懷也其衵服衵服近身衣衵女乙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宜也示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辟邪也匹亦反無自立辟法也辟婢亦反其洩冶之謂乎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

也一言而刃及君國隨之憚伯也享殺也

子良疑破晉入

諫之納……

納之謂當納其諫故公從納字換出一敗字來杜云納藏祖服非也引詩言上下邪辟人臣無由立法蓋傷之也昭三年傳云伯石之汰也一爲禮于晉猶荷其祿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或譏傳以立辟取洩冶之諫則將以遄死貶伯石之禮乎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杜解）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敗固就滅勝更可危蓋以晉霸之衰中夏無可倚也春秋之楚眞令人眠不帖席

壬戌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杜解）元年以賂齊也

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不書朔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惠公頃公無野立。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子成公午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按周聘止此。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按今在山東鄒縣東南。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有水災嘉穀不成。楚子伐鄭。

傳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王貢道日十年四朔移此。事同君子猶以為過六年古朝之期也況朝于鄰國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杜解二家齊正卿畏其偪

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凡諸侯之大夫違奔故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者姓下

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

絡恩好不接故亦不告按家氏謂自是至杼弒君蓋五十二年
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且弱冠不應權勢已盛因讒傳妄下
知崔杼便佞性生弱冠已擅寵也賈氏云或高國與崔氏爭
父有怨秉此逐之其說亦是又據成十七年杼始為大夫
時日仕不知彼孰反國言
之未有寵知已為大夫也

凡史書某出奔某國者則告以名不告以族以其罪告也

書某氏出奔者則告以族不告以名不以其罪告也蓋罪

止一人而放者逼族安得以罪告非謂杼本無罪也杼後

挾族歸齊不書不告也

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illegible]取之

徵滕報聘皆可傳

公之趨走齊惠。自初立以至于死。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戲。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楚潛小國。乘喪圖之。又伐之。宋鮑惡貫盈矣

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卽王季子也。其後食采於劉。[illegible]自此百餘年。無聘魯之使

天王母弟。敵一侯國大夫。衰周陵夷至此

師伐邾。取繹。爲子家如齊傳

季文子初聘於齊。齊侯初卽位

子公依然無事斲幽而更諡染指之怒冰乎耶

冬。予家如齊、伐郯、故也。魯使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傳責以不討陳之弒不知宋鮑會室

皆賊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

滕人事齊、竟爲宋虐、魯人虐郯、專向齊告、皆、晉霸之衰也。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按潁水之北諸侯之師戍

鄭。何記宋本無此六字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

其族。以四年弒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公。諡之曰靈。諡法動靜亂常曰幽

士會將兵。適趙林父。逐楚潁北。殊足錄也。而聖人削之。高

氏曰。雖得鄭而不能有也。非也。聖人豈必保其將來鄭之

弒君。歸生業已漏網。而陳之弒君徵舒。未奉天誅。昔日

趙盾專晉國。無望其能聲霸討也。景公新以郤缺爲政。士

季主兵。四方想望風采。急宜率師入陳。得徵舒誅之。則霸

討彰而文襄之業可繼乃舍王法不容之陳而亟于爭鄭且鄭亦弒君也斲棺改葬鄭人自討而晉無聞焉是以討賊之師爲恤患之師也故五年荀林父及此年士會救鄭皆不書傳叙討幽公之亂于救鄭之下此旨也既死而斲其棺何如未死而正其罪非襄公之能討罪國人歸惡于歸生宋亦宜其罪以自解免也　以郤缺之主敬有禮稱說詩書而不明大義置陳不討宄人之所以難也士會無論矣

經 癸丑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杜】辰陵陳地按今河南陳州西南有辰陵亭。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會主欑函狄地【林】[illegible]楚方倡義于天下而晉改政於事狄至往會焉晉身甚

矣。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人。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丁亥楚子入陳不有其地書入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爭主盟

陳侯成公也辰陵陳地十年五月徵舒弑平國即立成公凡因弑而立必與會盟其位乃定是冬楚伐鄭鄭既與平明年正月徵舒奉陳侯要楚子鄭伯為辰陵之盟則是盟所以服鄭伯亦以定陳侯也徵舒儼然廁壇坫之間何嘗有討賊之志哉不然師次辰陵執徵舒甚易何待踰歷三時始討夏氏乎聖人書之一以見黨賊而後之討賊非其

評令尹城沂以侵宋待鄎報見伐復亦令尹之謀也

意一以見定陳而後之入陳爲敘盟也　是盟也先儒謂聖人初予莊以霸非也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假乎仁義也何謂仁安小國者是何謂義尊天子者是若自稱天子而日珍人祀安得以爲假且所謂霸者中國推爲盟主晉惟是年不盟遂奪其霸楚一盟而與之萬無是理況其所盟止陳鄭二國而復陳于晉哉蓋主盟與霸自是兩事若以霸其國言秦亦世霸西陲若以有功天下言則霸匪可以輕予也於楚稱爵者猶僖二十一年書楚子也彼宋主會故先宋此楚主盟故先楚

楚左尹子重杜預公子嬰齊莊王弟侵宋王待諸鄎楚地按當在河南項城縣境令尹蔿艾獵孫叔敖城沂楚地當在河南真陽縣境使封人慮事封人其職主築城者蔡云

兵略城功畢
委令尹而楚
子規其成任
用之期也

役字亦賞通
師系穴在不
意射素侗見
令尹才能爲
必之職勝勝
本

慮事以授司徒司徒量功按量用功命日按度其日分
築之事具呂說謂掌役徒四隅之多寡孔說榦數多少頭立
財用所築作費多少而分配分看四隅之平板榦在兩之兩土者
呂說平是商量稱畚書料之孔疏弁均土木板築增旁林量程
平其高低厚薄稱畚本築其理量負土器築土之力也
土物呂說是程料度用得多議遠邇均勞與築者之足畧
先遠是泥物是材木多遠邇略基趾行城呂說
諸下曲崇直踰具餱糧乾食也呂說度有司謀數主呂說審
材斯三旬而成十日先役夫糧食度有司度有司各稱其
言叔放之分何不愆於素條目一般並用無事增損杜日所云傳料

言叔放之
能使民

呂東萊曰，左氏載版築用兵撤焚之事。纖悉備具。亦足以
見當時風氣，近于三代，皆著實做工夫，爲有用之學。
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赤狄氏最強潞
故服役
衆狄，狄會于欑函，衆狄、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

注云一兩節而極正大爲一固守反於

然非朝予是隱變時滅過名號盛非純以仁義欺人

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正言往而會之〕詩曰文王既勤止〔詩頌文王以勤創業〕文王猶勤況寡德乎〔正言陳傳見晉不在諸侯而從非夷狄楚子是主盟〕

明明求成而汚勤此是矣其詞也亦狄潞氏之滅機在此。

然討賊大義讓之楚人可謂枉尺直尺。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宣十年夏徵舒弑君云〕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也傳言討然後氏家〕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車裂諸陳城門〕因縣陳〔縣陳以爲楚縣陳言入陳者鄉〕

〔經書楚子入陳之上者李氏日進其國都日入遂入陳野之地而去下傳言國〕

〔釋經書楚子入陳之義也因縣陳以私邑者而殺之耳然則公子傳言入陳者〕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

君寘捐共閒身中其所忌妙在牽牛一悖隱隱蹊踐使之自告而方不可循利上畏言之于其從反其地蛛居在我之名是蟲二兇仍借此俶之利有於於收典好權祉

汪云川乎可

[illegible]

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縣云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爲楚私屬不以告耳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辭解言尚可有辭以自解

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接牛有人華之而蹊遄人田罪之至徵者也舊解以滄祇君不倫矣不知此正陳侯在晉之喻言彼之謝晉不遁猶走路頭卽取其國楚猶蹊田而奪之牛也諸侯賠指陳鄭言諸侯之服從我者以我能討賊也名諸侯謂以討賦之名號台諸侯君以貪餞巳恐陳并稅有鄭亦將去也諸舒俱謂同負之諸侯則民陵之當徵舒方相陳侯在會登以徵行詩徵舒平

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巧解吾未之開可見前此本無討賊之必對

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

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按周官百家之內曰鄉猶云討夏氏每鄉取一人歸楚而成一州故謂之夏州今湖廣江夏縣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無罪全以討亂存國爲文書其得禮

楚子爲辰陵之盟陳侯鄭伯與焉陳侯即徵舒所立者也弑君已匝年矣楚子欲合諸侯徵舒欲定陳侯之位孔寧儀行父又爲之綢繆遂爲此盟則楚之黨賊可知也豈知陳鄭二君復朝於晉乎傳丁殺徵舒後亟挾陳侯在晉在昔者往朝于晉也莊以貳咎二兇而二兇歸罪于徵舒且誘以利于是莊色動遂誅徵舒而入陳何以見二兇誘之以其卒納二兇故也向使陳侯服屬徵舒不貳則楚方徵舒之爲德也然則討賊者其名討貳者其實而因以利

之耳聖人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者何也斯時弑君叠見纍無一問罪之師有能取賊臣戮之則不必問其爲何人其人爲何必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楚人亦得而殺之也夫何去其一賊納其二賊挾楚以制其國之命使其君拱手聽命于淫昏之賊臣而陳之從楚者二十有八年討賊之功豈足償納賊之罪哉二宠不奇陳以其爲楚之縣大非陳所得有也劉公是謂陳頼二宠而存豈不謬哉

莊將入陳下令曰陳人無動不必拒戰也將討少西氏罪止一人也可謂王者之檄于是陳人開門逆莊入國怨援因縣陳因者乘其勢之謂也乘其君不在國民不拒敵因而取之黄東發曰是乃賊盗之行紿而取之也是也縣

陳矣何以卒舍之蓋陳終不為我有與其以與滅繼絕之名乎晉不如以誅亂豈君之美乎已如盜已腹珠楯者將至不得不取諸其懷而還之也傳以徵舒當誅存國為盟但縣陳侯在晉一語所以殺徵舒之故已羽下篇云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徼事於晉知楚子之何以圍鄭知楚子之所以殺徵舒矣

厲之役鄭伯逃歸厲在六年林解傳所謂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也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徼事於晉為明年楚圍鄭傳

經甲子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註解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闍葦凡弑君不成喪者必號臣皆國而嗣位者非其子也成公靈公子葬親乃其急務遐之而年之久使楚不討徵舒將霊終不葬矣則見成公之舞能爲也○楚子圍鄭悄年盟辰陵又徼事晉故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在河南鄭州東有邲城。邲音弼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衛地在今直隸開州東南此大夫同盟之始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illegible]清邱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經解哭也臨於大宮。鄭祖廟 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 國人大臨。守陴。城上俾倪音皮 者皆哭。所以告楚窮也疏云俾倪看視之名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孔中俾倪非常也 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宴其術哭故為退卿而猶不服故後圍之九十日拔晉師猶出救鄭何至三月借不及羋已見林父遷延日撻 入自皇門。至於逵路。塗方九軌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示服為臣僕袒徒是服 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

續與篇末武有七德相對

此以林父之故截主而敗之者猶孫救乃林父之敗伍參輯之而孫叔斬其育孫叔之辟隨武爲武前人皆料之先殺猶不謂然而林父不能決楚將孫以伍多而外如屉諺提自其德

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剪也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滅也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徼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使改事君夷於九縣附注楊用脩曰書傳凡數九者皆極言之後漢書曰九縣飆回正用此語按楚已滅十一國鄭伯之子君息中縣指爲辭耳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尫音黃潘尫楚大夫○烏黃反入盟子良鄭伯弟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按晉侯命救自是難渠然楚莊無役不親將而晉景以傾國之師委之新將之林父將情之分勝敗之本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疏云服虔云食采于彘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爲政將中軍士會代斯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

黨許伍苗人
不參一甜世
將林父先穀
而外如趙括
趙同魏錡趙
旃旅各退與
私楚不時諸
師也亂尊如
楚王材而無
成皆內孫叔
淵度晉不將
魏錡趙旃思
以敗國也師
錡其如旅哉
卑六六人分
謗為林父遇
走之地故共
班門罪晉待
之使之與而
[illegible]

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皆盾異母弟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
上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韓萬
元孫方說四大戟無晉三軍之大夫者惟郤特書以先穀剛
慎而趙括趙同助之登朔韓穿有設七穀事荀首有穫稟老
殺臣學趙娶齊有具舟于河寨不可不先書其職而趙滿求
卿求得魏錡求公族求得亦可郑其以鄉族在軍行而無賦
司矣按此處叔晉官極盛而總林
無宗室一人可見公族之孫及河閻鄭既及楚平桓子父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勞之也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
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疑罪也服云開也疏云今人謂痕裂龜裂背為撰既
有間隙故得為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不可因其有禮
而征之朱解楚子六者行之不變是無隙也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
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
入陳討村故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接民不怨謗君○徒木反其政

此類施不可 旅例鄉觀參 而勤 [illegible]

有經（常也）矣。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犯也）矣。蔿敖（孫叔敖）爲宰。（令尹）擇楚國之令典，（按令典謂法之善者）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絳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按茅明稱言文舍人云茅昧之明也言前途敵兵易于家昧今使之明也又楚貴冑茅以爲殊旒哉識成說亦自可通）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補正傅氏曰言楚分其三軍爲五部而使各將其職）百官象物而動，（[illegible][illegible]物類也謂旌旗皆物類之卑各有其物象其所建之物而行）軍政不戒（勅令）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按賜老則加恩）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

此段理字倒承上法又變

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
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昏亂武之善經也法也子姑且也整軍而經武
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稱法晉人稱楚而甘心率狄以此仲虺湯左相之誥薛
鬼反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詩頌篇音酌曰於鑠王師遵養
時晦美武王能遵天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耆昧也耆致也耆旨書武詩頌篇名
曰無競惟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業故成無彊之功撫弱耆昧言兼并弱而撫
之也以務烈所可也言務從武王之功業所處也彘子曰不可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
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
非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
大夫彘子呂說後求賞之功方分六軍然此時所以濟知莊子荀首曰
波河六卿部分所以鼓子劉能以中軍佐濟

何示先縠專命斷不能請於林父以殲之唯欲分其罪于諸帥其誤林父以敗

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 坎下坤上師 之臨䷒ 兌下坤上臨師初六 變而之臨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 執事 [illegible]總凡執事之人 順成為臧逆為否 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否臧之凶 衆散為弱 坎為衆今變為兌兌柔弱 川壅為澤 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見壅 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附進當讀有律為句以如己也故曰律又自為句言師行有律以為帥者能使其下從己也故謂之律如從也 從帥為臧否臧猶不臧也不臧則律且竭而敗矣杜非 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 不行之謂臨 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 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 聲彘子之進命亦不可行 此之謂矣果遇 遇敵 必敗彘子尸之 主此禍 雖免而歸必有大咎 為明年晉殺先縠傳 韓獻子 韓厥 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 今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 事之不捷惡

戰於民者豈不尤甚于叙哉

仰其言而反之則烈中肯綮風致亦反映林父請死之事

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如此按韓厥可謂一言誤國）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子重將左子反（公子側）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伍奢祖父）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按回車南鄉旆反軍前之大旆欲還歸也）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狠也）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聽彘子趙同趙括則將罪無上令眾不知所從）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

在敖鄗之間二占地利戰下射敗走林則有險可守

待之按王使孫叔敖車北向將戰晉兵說楚王致斬側于孫叔人莫敢參帥王必告焉而使白敗其前命管今河南鄭州北有故管城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按今在河南滎澤縣西北○鄗苦交反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繼也○戊繩證反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治也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軍器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皆楚先君蚡扶粉反○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以啓山林○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呂說楚君臣自相警戒强國之根本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

男云隨季總逐楚之軍政二書與偏[illegible]軍說其中詳左右前後之制皆見于隨卒之言[illegible]於後[illegible]樂左[illegible]右[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廣之調[illegible][illegible]於多害之[illegible]散於得此[illegible]謝關以備楚之陣法

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補正】傅氏曰廣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戎戎車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按周官少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卒百人也為一乘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是為一卒此古軍制也春秋時以十五乘為一偏偏另有二十五人為兩從之剡忌云兩是偏家之於此偏兩之法也楚廣之副於一歸分別有一卒自人其卒附于偏之兩以共為承間高一自二十新人以從偏此廣法也又號云此之大偏到成九年九乘為小偏故此為大偏相五年二十五乘飾偏職時號陳所用不同不可與此相對為大小卅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近官序次也當其夜○疏云若今宿直遞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潘尫楚之崇也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衛述說士會欒書之詩見晉大夫自知非

監宜公曰欲制多門則人心不一號令不行

且反一齊勁戰楚子而決求成乘其排從不協分之聚於不戰設備禦爲乘行師之地

差、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鄭服、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莊子疏云荀首後爲知氏曰、原趙同屏、趙括咎之徒也○趙莊子趙朔曰、欒伯武子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拔實其言謂用其言滋長晉國謀與晉也楚少宰官名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憂也凶、不能文、聞二先君成王穆王之出入此行也孔疏言往來了與拔行道路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留也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遵也、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謂伺候楚敵有、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按遷從也僭云遂楚軍不得在鄭境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

晉巳許盟盟巳有日乞起三子致師挑撮諸者亦無限觽怪而當時消柳戢其抗并殊不可驕

則云趙之也魏錡偕命而杜必喪報後亟楚軍但晉

致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戰之意以和楚故單車揚威以疑晉之軍陣疏云周禮環人掌致師蓋致己欲戰之意於楚人故以挑之也）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疾）摩壘（也近）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車左）射以菆（矢之善者也）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掉正也鞅馬頸之革）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截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欲為公族大夫）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

人之敗臨由二憾實以無備之故故將趙旃陸按故下詳叙無備方補寫趙旃且二據郤楚毀閒而楚子說遲賂介尹恐王深入晉准依以余師進則勝算又大也

方云晉陷敗後尚有楚人執服屑追大夫免皆前如程子頑漢者鮮事若更叙

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按是魏錡射）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新敍為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潘黨潘尫子）命去之。（按錡於是日已歸）趙旃（趙穿子）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呂錡魏趙以不得官職欲敗晉師人皆知其不可用乃一請往師許之）郤獻子（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細登也）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夫也）警也。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補正備因士季蔿克言之）潘黨既逐魏

此二事則篇法散沒故因襲子不肯設備壞須預備則敵後三處將以叛相從矣周云具舟舉相子命爲之獵子不肯救備不術已器之也觀下先濟有實何可知敗而先濟不止必務一人

遂出孫叔曰三字主帥何等隊決

鈎言魏錡見逐而退備見而趙旃之事未終故又敘旃車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王方云敘錡事已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按兵按車十五乘爲偏今用舊法而少變之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舒稅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楚王更迭數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兵車名服云屯守之車軘徒徂反逆之潘黨望其塵按軘車之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按依寓孫叔出介而緊拖王一話以見孫叔之權王不能分孫叔無令三軍雖陳而不敢驂帥標歸一孫叔曰進之寧我薄迫也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戎車在前也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

林父不知具舟則將何物先濟若已知之何不使下軍皆具指可掬一語憾甚

方云爲中危見楚人乘虛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孔疏晉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在右今中軍下軍在上軍之右者皆移惟上軍在也補注上軍亦未出陳杜以上軍未動得也戰則言戰爲廬文矣蒍晉敗求陳見敗告諸侯因下軍從荀首獲襄老穀臣故以職告也）工尹齊（楚大夫）將右拒（陳名）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　陳傅唐久屬楚不復見於諸侯故定四年蔡以唐侯伐楚不書明年楚滅唐不書）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藉假借也）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集也）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爲分謗　不）

之制故又集此與前相應

又云因叙楚之乘廣連類而及之

戰焉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之卒爲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

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請正古人川守戶之人謂之

戶者取其能止人也慎書笑紳傳荊戶者熱得入事戶王惎傳坐戶殿門失闕免庇害二嗆偵學大號戶宜遂二馬不孩

前竹是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待勝故號云相八年傳曰楚人術左謂置車術左故君在左

觀上文云右廣初的日巾乃授左廣則舊法先來古寡今楚王乘左車以遂趙旆得勝白後二廣之車先乘東廣也晉

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後隊蒲隊於坑也疏云軍行則旆在軍前不是車皆有旆此蓄是百單

前長旆之車隊其類反楚人惎之脫扃惎數也接西京賦人集之謀挂云惎教也或謂杜謀者求疏云

扃車上兵闌蓋橫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虞其旆也隊坑則橫木有碓故脫之而後進惎其器反少進馬

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馬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旗云旆易扃風故焉便旋不能逆衡馬頭

上橫木拔取旗竿投於衡上臥之使不帆風則車差輕故得出坑也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

林選晉歸既出敘乃顧楚人而慢之接雨楚人惎之及也前華元傳倒敗出井人與是矜狀近古猶見人情之原趙

周旋隙之旃進類及之義尸與下裴老之尸相映

敗後猶有七羅而全者有

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拔趙旃早已棄車此則乘逆已之輓車也兄與父跋走失車故脫墜介乘之以救死此乘馬之從在左師展使聆公乘馬而路之前逢大夫逢氏逢晉縣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老稱也音叟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泉尸而死救壽狀重世爲凡仐販扇則致死長逢大夫以弟使在後令二子無厭托爲不知二子當而說破卓權二子趙引趙使也此世御氣核使人叟割父子之情而不聊林以而曰逢大夫忍尸無罪之二子而提逆臣以疑哉必不得已棟旃附戴可也拔貢獲舍毋戴君而陳君猶欲同戴其母獲以爲不群卒而全之旃既兩失取乃聽其推下二子安然無以一言逆臣心如此忍楚熊負羈楚大夫囚知罃莊子之子知莊子以其族宗兵反簏之廚武子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好箭納諸廚子之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楊可以爲

獨反而勝者見晉無備之憾

穀臣之囚與知罃之囚相欣

不叙此一段則上而引詩引易結不作月以反對皆人諸般狀供又以反撲下段抹乞復位也

射董澤澤名之蒲。可勝既既盡也乎。孔疏言用之不可盡按董澤今山西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

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楚王子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於邲。也孔疏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軍後故乙日戰而辰始至于邲也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字也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藏也干戈。載櫜韜也弓矢。我求懿德。肆遂也於時夏。大也允王保之。孔疏言武王以天下既定又求美德之士任用之功業遂大雅言信哉武王能保此土也又作武。頌篇名其卒章曰。耆致也定爾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三篇

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於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鋪音敷 其六（篇）曰綏萬邦屢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明法典也）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幾危也音機下同）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

宫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逆典）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

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魚臣及子服石制）

（師於鄭以求分鄭國以半）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

（以半予楚也分其國，已擅其寵故，君子惡之）

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illegible]）

（憂病乎而言人之利也瘼病也爰於也）

歸於怙亂者也夫。（適之則歸於怙亂）鄭伯、許男如楚。（[illegible]）

（所歸結此詳不可以）

（鄭伯不忘[illegible]）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illegible]）

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illegible]）

（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失時要喜）

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

玉，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

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穆王）至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

（晉楚以武 使不從 [illegible]）

所以知晉所
由穀相之病
以刑晉所患
哉

又歎林父以重楚勝其餘乃久不競乎。春秋鑑楚平王晉君明而中軍用卒未有以辟其師之故也殺一將塞其罪能損其羽翼林父復用將何爲乎不替五明與晉楚乎且不類矣移貪利而聚其則將之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晉人全軍救鄭。義也。鄭人已平。猶欲挑楚。亦義也。所假元帥不得其人而喪師辱國。故傳體經爲虛虛貶罪林父。人謂晉之敗在先穀等五人。然先穀力主戰。楚失霸不如死。壯哉斯言。可謂大義激發。斯時士會卻克荀首欒武俱在行間。即既敗之後。士會以七覆拒敵。荀首以反戰見功。而況全軍在握。士氣奮揚。又何以畏之如虎也。自知無能便

當知難而退何以隨先穀濟師隨季之對何以先穀得更之皇戍覘軍楚子求成之說林父何以信之士會請備林父獨不之信既欲其成何以不使荀首知罃而由丝二較之往故傳寫諸人負事皆所以罪林父也先儒謂蔽[illegible]敗不辱可以諭晉侯而無解于敗軍之將之刑也據

之役先軫利於戰而偏說不戰以使之不得不戰然後一戰勝之此孫叔亦主於戰餌之以不必戰使之俱不欲戰然後以戰戰勝之先軫步步英驚奇謀疊出臨陣都小心詳審四面布置孫叔步步閒暇不動聲色臨陣則[illegible]擊迅速不停兩人似不相上下然先軫雖誘退則明告以退戰則明告以戰且曰戒爾車乘敬爾君事猶是殺敵者之

師若孫叔敖發說盟息鼓弢戈而忽然掩其不備如鬼如蜮蓋偕王之盜賊又先軫之所羞稱者也篇中關鍵在盟有曰矣一句楚人口中用此四字晉人心中只此四字而楚勝晉敗全在此　通篇分五大段第一段叙鄭盟鄭寫得楚子操縱因心不務旁議便與林父反照此時孫叔全未出相早見情態中大有人在　夏六月至師遂濟爲第二段是專寫晉林父將中軍一軍之主然自文六年救鄭伐陳連年帥師未嘗逢一大敵蓋素與趙盾比膽識并出盾下又新將中軍無以厭人望故心實畏敵傳從隨武語中提出孫叔爲宰寫得軍法井井德立刑行正反射林父諸般敗局蓋諸將之不欲戰者正以元帥之非其人先縠

之病病在不知桓子耳桓子猶豫未決而中軍佐怒下令先濟元帥安在哉知莊明言軍律欲以刑威先縠而未督交鋒先思收斂謀入韓厥六人分惡之說遂爾濟師此林父不能救決於未濟之先也此段已伏不知所為之根

楚子次郔至敗而先濟為第三段是專寫楚晉為霸國楚戰安能至勝必有人無備而一鼓可殲也先使其驕令其易我此迎先縠諸人之意也後餌以成令其信我此迎桓子諸人之意也易我謂不足備信我謂不必備下段云乘晉師即乘此無備之師也先遣鄭皇戌驕晉乃探虛實備進叙隨武欒武極寫楚師之勁一則反照晉師一則便伏下段楚師之進兌不可當皇戌歸又使少宰如晉卿將示

和俱不出伍參所料厥後又使人明白求成約以盟曰赦
許成者定盟斯而致師者欲搏戰射麋獻麋遊戲三昧逆
知主帥不綱妄夫技癢而後得以猝然乘之郤獻子云弗
備必敗彘子不可桓子遂亦不可也預透出士季嬰齊有
備正深著林父無備之罪　潘黨逐魏錡至終夜有聲為
第四段是專寫晉敗斯時在邲諸將俱將釋兵卷甲振旅
歸晉不過待盟曰與歃血耳軘車逆之恐二子不善召盟
或至怒楚欲迎以俱歸耳晉之三軍全然未動乃潘黨望
塵僞告晉師之至於是孫叔出令師遂急馳晉軘車方在
道而楚師已入晉軍矣傳著兩遂字一疾字云乘晉軍直
如飛如斬從天而降林父若能親冒矢石麾軍亟進猶可

爭鋒。否則按兵不動。上軍七覆。互爲聲援。猶不至敗。乃從軍中望見楚師洶湧。錯愕不知所爲。廻車先走。且走且鼓曰。先濟有賞。先濟河者。逐走之謂也。于是晉之中軍先奔。下軍隨之。前茅轉後。後勁反前。後者楚軍殺之。前者自相殺。至爭舟指可掬。而林父已爲嬰齊舟登岸矣。方知傅叙伍參之言。字字痛詆林父。且傳于楚軍著偃王入晉軍句。想見乘晉師時。君臣俱率先陷陣。於桓子著軍中二字。想見楚師已至。而元帥猶然安處。一勝一敗。于此已分。工尹以右拒逐下軍。潘黨唐侯從上軍。不言中軍。亦無可逐也。而上軍猶全。楚人合兵聚攻。七覆疊起。應接不暇。故士會之上軍獨不敗。晉零星敗卒。廣隊馬旋。亦是平日訓練之

跡正與上面二武之言相應遂使父子不救兄弟同死不
骨皆枯屍成京觀嗚呼林父之肉其足食乎魏錡先歸至
師徒旂失車在後至此方見末寫莊子善射以明晉自有
人耳言宵濟是風殘月黑草木皆兵終夜有聲是傷痛叫
號無復部伍　上段層層布置而孫叔總無一言兩段紛
紛饒舌而桓子絕無一語幾疑兩人胸中作何成竹至此
點出孫叔一鳴驚人方知從前嗾晉皆渠詭計而益見其
謀之毒點出桓子舉足無措方知從前紛呶皆彼狐疑而
愈形其罪之大　第五段丙辰起至末是專寫楚戰勝事
說楚子極得意處正明林父之當戮也楚子以武王爲法
猶曹孟德之以周文王爲法耳彼亦思二國暴骨其誰暴

之何不各守其國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其誰死之何不各
予其民觀兵以威諸侯其誰威之何不奉盟主以共獎王
室且城濮之戰楚軍既敗子玉收其六卒未聞先軫又驅
四國之師而萃於子玉也鄢之戰晉上軍未動楚子拍庶
侯之肩令其鼓勇而復佐以潘黨游闕四十乘合攻士食
是一卒不盡必不肯休設心更毒矣晉軍已覆積屍[illegible][illegible]
速斬林父懸之國門猶不足謝三軍之命反聽其黨[illegible][illegible]
邪說稱爲社稷之衛石制責國而刃及其頸鄭何其明[illegible]
父喪師而使復其位晉何其謬傳引詩斷以怙亂收拾[illegible]
局所以激射晉侯之疵林父也
遲篇以河爲界限晉[illegible]
及河欲還以先縠言師遂濟河楚師將飲馬于河而[illegible]

此寫楚莊所發之條以發明舉仁之教

孟郊詳賞小皆熟悉行編開二囊欣然如刺而沈堪與社莊對

敘申叔一本發與蕭楚莊

晉師旣濟乃留及戰桓子曰先濟者有賞前濟是濟河而
南今濟是濟河而北也於是餘軍有濟楚子祀河並以河
爲服曰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
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補正〕二孝衎申公
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杜解〕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綿也言說以忘纊苦謗反遂傅於蕭還無社蕭大夫與司馬卯
言號申叔展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
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
言故謬語疏云麥麴作酒之粉芎藭藥草之名麴去六反藭起弓反河魚腹疾奈何〔孔〕疏叔展言必
入水如河中之魚久在水則生腹疾無禦濕藥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所欲入井故使叔

使蕭人無虞難也直是春秋一股伯

展覩虞廟井而求拯已。若。爲。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乃
出溺爲拯。晉烏丸反。以表井。號哭也
應以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爲號而出之。傳言蕭
爲信
人無
守心

傳著楚旅之殘暴也。蕭爲宋附庸。宋以蔡救。故戰勝而囚二子。蕭人何敢殺楚臣。宋殺之也。師人多寒。想見積雪没脛。裂膚墮指光景。只寫楚軍一面。而蕭人之城守。宋蔡之駐。軍無。不。如此。拊而勉之。軍如挾纊。寒者使之煥。病者使之起。百道俱進。三國遂不能支。蕭潰。後不言滅蕭。但敘還無社事。叔展。欲救一。故人於不死。甚是費力。可知蕭之臣民。或殺或俘已盡也。卽無社之室家亦且離散死亡莫可訢也。河魚腹疾。奈何如斷。不以絳繽死。便以凍餓死一

滅君殉一爲之洗是楚莊一言而楚之三軍有生氣亂之
三軍皆死氣而遂對照淩暴不仁溢于楮墨黄東發幾傳
歸曲于蕭歸美于楚則未嘗細讀傳文也楚莊之智極黠
其於陳鄭宋皆先代之後必不可得寧弃之於前若蕭甚
弱小滅之而已故中原諸侯得終春秋之世者惟晉之力
與之相較楚爲黍谷晉猶陽春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淸丘孔達先軫或稱原軫縠蓋軫之後原亦其上世所食於時欒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按左氏明史官之何如此其實大夫書人其常也趙氏以書人爲晉罪亦非也又左氏于明年楚人伐宋傳云推宋可免則此糅罪三國說不可行蓋穗攜史例而失之宋爲盟故伐陳討貳于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

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爲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宋人不能伐陳于弒君之日而伐陳于既定之後蓋以蕭滅于楚而移禍于楚與國之陳也亦以陳鄭既服楚必誅宋而自結于晉也宋救蕭不書以蕭不恃宋救而殺二臣或未必即滅是宋無功于蕭而累于蕭也衛救陳則書以衛師至而陳圍解宋不得逞志于陳也孔達明知背清丘之盟必爲晉討而寧守垂隴之信早辦一死雖計未盡善而其救誠切其志誠可哀矣書同盟者兵燹之餘恐諸侯之貳而同盟以一之也

讀左補義卷十八終